

0602

长海文史

4-67/46

90年4期
(总第9期)

第 2 期

(总第 七 期)



政协长海县文史工作委员会

1990年

长山列岛古刹选介暨轶事之二

扬 眉

蒜迎

查《长海县志》所载，长海县境内有四座同名“三官庙”。以其香火之兴盛，建筑规模之宏伟，及其历史影响而论，则应首推大长山岛三官庙。

三官者，何许人也？笔者童年曾为道门弟子，不时听到有人如此发问。究竟何谓“三官”？这个问题，本来苦无神谱可考，连查《封神榜》也不知其谁何。因此，民间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依我之见，唯“三官者，尧、舜、禹也”一说可信，因为此说有史典可寻：盖唐尧开天（历史传说）故谓天官；虞舜辟（耕）地（《二十四孝》首篇有载）故谓地官；大禹治水（《书经》有载），故谓水官。天官、地官、

水官合称谓“三官”，后人尊为“三官大帝”。

大长山岛三官庙亦称“三元宫”，座落在一个临海的山腰间。其建筑分前殿、后殿、附属建筑和方丈室四个部分。前殿三间，“三官大帝”位居中间，地藏王位居东间，龙王位居西间。殿前宽约十五米，长约三十米的平台上，竖着一对五丈高的旗杆，每逢农历初一、十五这两天，两面长条“三官大帝”红旗迎风招展，使人望去好似古代的绿色山寨，偏能惹人注目。这情景与“无僧风扫地，缺烛月当灯”的野庙的孤寂相比成鲜明的对照。平台西侧有一亭式火池，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这一天的香烟总是透过四面十字孔，始而袅袅缥缈，继而香客云集，火池中的香火变得浓烟弥漫，扶摇晴天。火池一年一度的“饱餐”，显示着香客之多，烟火之盛。靠火池的一米空间，有一间独立附属建筑，谓四大仙洞。早年传说，此洞深不可测。又有人说此洞很长，与小盐场南山下的海龙江大仙洞相通。据传，曾有两位好奇的渔民携带两包蜡烛，结伴入洞，要探其究竟。梯下洞底，仅两米深。两人沿洞口西走，燃完一包蜡烛还没见尽头，他们只好点着另一包蜡烛返回。这个传说未必可信，但传说中所宣扬的两位渔民敢于举烛探古穴的无畏精神，却给人们以不信邪的启迪。后殿五间，中央三间，天后圣母居中，眼光娘娘居东，耳光娘娘居西，廊下两厢站着四具丈余高的巡海夜叉，其形状，或巨齿獠牙，或鬓发倒竖，面目狰狞，令人望而生畏，倘若独人步入此殿，便会感到毛发森然，怯而退

步。此殿隔壁东间是佛殿，阁中有独尊石雕佛像，其造型粗犷，似刚出土的文物；中央殿隔壁西间，则是“送神娘娘”，阁中有尊泥塑女神，怀抱一男婴。当时谣传，妇女偷咽男婴胯下的泥土，便能生一个男孩，所以前来朝拜“送神娘娘”的大多是已婚妇女。前、后殿中间，左右各筑一堵石砌高墙，自然构成一个不大的天井。天井中有两株参天古柏，冬夏常青，给古刹增几分生气。西边那株古柏的树杈上挂着一具铸钟，远远望去，宛似一颗硕大的松子。同后殿隔院，是独立三间方丈室，其门前有篱笆小园，为住持自耕自食之地。庙下一箭之远，便是大海。

各庙都有一个规定的香会日（庙会），农历正月十六日是三官庙的庙会。是日，全岛男女香客云集，西至小盐场，东至杨家，五、六个秧歌队和高跷队均来赶庙会，一是礼佛，二是助兴，三是秧歌竞赛。每年这天是大长山岛群众最大集会日，也是群众会亲访友最集中的一天。所以在这天中，男官女府，成帮结队，谁也辨不清谁是来上香礼佛的，谁是前来逛庙会的。在解放前夕，按岛上旧习，妇女素日不得在街头巷尾抛头露面，但逢此日，却大有例外。因此，这一天中最开心的是妇女，她们盼庙会比小孩子盼春节的心情更为迫切。赶庙会这种民间活动一直沿袭到解放后的1949年才自行取消。

除了规定的香会日之外，平日也有到此庙上香礼佛的。三官庙村至杨家南岸同小长山回龙村北岸之间形成一条海

峡，自然成为一条理想的行船航道。在当时，三官庙海口是长山列岛地区的避风良港之一。早在三十年代，我国江浙一带北上的贸易商船，多在此港避风，也有的栖此港度冬。其时，港湾内桅樯如林，标志着当时岛上的海运业兴旺发达，同时也给三官庙带来盛极一时的热闹景象。外埠商船每在此港锚泊时，必到庙上上香，白天如此，深夜也不例外。所以每当夜晚人们从梦中被锣鼓声惊醒时，便知外地又来了大船登庙上香了。

在大长山岛三官庙的历代住持中，继“老华”之后，有位以耳聋闻名的姓周，道号叫诚兴的人在此管理庙宇。其人祖籍山东某县人，出身菜农。据说他早年曾在朝鲜贩卖烟土（鸦片），因亏本负债，无力偿还，不得已被迫越海来到大长山岛，在“老华”门下当了弟子。他幼年家贫，不曾读书，所以他学经文全凭“老华”师付口授。他习经文不多，但只要成诵，便永世不志。周诚兴其人，虽入道门，但不甚遵戒，他无济公赏善惩恶之能，却大有其吃狗肉喝烧酒之风。

三十年代后期，常有从山东来的小贩在岛上从事贩卖活动。那时，岛上没有旅馆业，因而周诚兴的三间方丈室便成了不收费的旅店。凡来岛上的小贩，多在此寄宿。不知是先天赋给他少有的随和性格，还是出于出家人的慈悲心怀，抑或念其同乡之义气，周诚兴还真能使寄居者既来之则安之。当年，在这里曾发生过一个鲜为人知的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
那是1942年，庙里住着由山东而来的一行六人，为

首的叫龙克达，年约五十岁左右，他是这伙人中的最长者。龙克达说话圆滑，善于应酬，是一个颇通世故的人。这六个人在此庙断断续续寄居达三年之久，他们以收购吸波螺为业，间或，也到乡下收购碎铜破铁和猪毛等废品运往山东。这伙人在饭后茶间喜欢闲聊，其中也好议论一些烟台街上发生的故事。诸如，某夜，伪警岗的哨兵失踪；某夜，军械所仓库失火；某夜，某汉奸恶霸被凌尸街头等等。每在议论间，他们有时神色诡秘，有时以手势代言，如把拇指和食指伸出，大家就会心照不宣地知道是游击队进街了。（笔者时为周诚兴门下弟子，有机会聆听那些半明半暗的故事）。他们把游击队昵称为“老八”，又把“老八”喻为神出鬼没的天兵天将，把“老八”说成比任何朝代的大侠更仗义更英雄。他们在熟人中宣扬“老八”时，常把拇指一挑：“要论打鬼子，只有他才算英雄真好汉，那才不愧为中国人呢！”

1945年1月19日，夜幕刚落，这三间方丈室里突然闯进一群全副武装的日警、巡捕和刑士。他们如狼似虎，不容分说，将那五位（龙克达因故外出未归）商人逮捕起来，连夜乘班轮“宇佐丸”押走。不料班轮“宇佐丸”就在这次航班中遇难，那伙被捕的商人同前来捕人的日寇鹰犬们在大海中同归于尽。

事后，人们对那伙被捕的商人的真实身份猜测起来，有的说是“走私犯”，有的说是“经济犯”，也有的说是反满抗日政治犯”，一时群议纷纭，其说不一。然而，人们从来

自关东州厅的水上警察署动用刑警大员来分析，那伙被捕的商人是不无来头，绝非一般的走私犯和经济犯所能使鬼子如此兴师动众、大动干戈的。